佛說鴦掘摩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止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五百衆俱舍衛城中
有異梵志博綜三經無所疑滯具暢
五典所問即對精生講肆莫不禀仰
國老諮諏群儒宗焉門徒濟濟有
五百人上首弟子名鴦掘摩晉言指鬘
儀幹剛猛力超壯士手能接飛走先
奔馬聰慧才辯志性和雅安詳敏達
一無疑导色像第一師所嘉異室主
欽敬倏夫出處往造指鬘而謂之曰
觀尒顏彩有堂堂之容推步年齒相
覺不殊寧可同歡接所娛乎指鬘聞
之慞惶怖懼毛衣起豎跪而荅曰夫
人比母師則當父猥垂斯教儀不敢
許心所不甘甚非法也師婦又曰飢
者與食渴給水漿有何非法寒施溫
衣熱惠清涼有何非法祼露覆之危
厄救之有何非法指鬘荅曰赴趣急
寬濟窮頓實無非法夫人母也師之
所重隨婬著色悖犯非宜如弛軀體

服毒褒師室聞之即懷愧恨歸自捻
滅裂衣裳齎金黃面佯愁委卧時夫
行還問曰何故有何不善誰相嬲觸
室人謂曰君常所歎聰慧弟子柔仁
貞潔履行無闕君旦不在來見牽掣
欲肆逆暢姦不順從而被陵侮摧捽
委頓是以受辱不能自起師聞悵然
意懷感怒欲加楚罰掠治癡暴慮之
雄覇非力所伏退欲靜默深惟不道
穢染閨閤上下失序進退沉吟將如
之何乃咿喔歎曰當徵改常倒教而
教教使煞人限至于百各貫一指以
驗其領煞人之罪罪莫大焉不加楚
酷必就辜戮現受危殃殃墮地獄不
可釋置縱使溢甚也
於是師命指驗而告曰卿之聰慧所
學周審升堂入室精生無首唯之一
藝未施行耳指驗進曰願聞所告師
曰欲速成者宜執利劒晨於四衢躬
煞百人人取一指以為傳飾至于日
中使百指滿設勤奉遵則道德備矣
便以劒授指驗受劒聞告愕懼心懐
愁慼設違教言非孝弟子順而行之

畏陷失理奉劒而退垂淚言曰淨修
梵行則梵志法孝養父母則梵志法
修為衆善則梵志法不邪正歸則梵志
法柔和仁惠則梵志法𢘆慈四等則
梵志法得五神通則梵志法超上梵
天則梵志法今暴伐煞非法失理躊
躇懊惱當如之何即詣前樹四衢路
側悲怒激憤惡鬼助禍秏乱其心瞋
目噴吒四顧遠視如鬼師子如虎狼
獸跳騰馳踊色貌可畏行者四集恚
當趣城即奮長劒多所煞害莫不遑
怖值無遺脫去來往返而无覺者無
數之衆稱怨悲叫入趣王宮告有逆
賊遮截要路害人不少唯願天王為
民除患時諸比丘入城分衛見諸告
者恐怖如是分衛還出飯食畢訖往
詣佛所稽首足下白世尊曰見國人
衆詣王宮門告大逆賊名曰指鬘手執
利劒多所危害體掌汙血路無行人
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吾往
救之佛從坐起尋到其所道逢蒭牧
荷負載乘佃居民衆白世尊曰大聖
所湊勿由斯路前有逆賊四徼道斷

取終狼籍唯段所從又且獨步無侍
衛故也世尊告曰設使三界盡為寇
虜吾不省録況一賊乎指鬘之母佐
子不歸時至不食懼必當飢責餉出
城就而餉之日欲向中百指未滿恐
日移昳道業不具欲還害母以充其
數佛念指鬘若害母者在不中止罪不
可救佛便忽然住立其前時鴦掘摩見
佛捨母如師子步往迎世尊心自念
言十人百人見我馳迸不敢當也吾
常奮威縱橫自恣況此沙門獨身而
至今我覩畐必勒其命即執劒趣佛
不能自前竭力奔走亦不能到則心
念曰我跳度江河解諸繫縛投捍勇猛
曾無疋敵重關固塞无不開闓而此
沙門徐步栽動我走不及殫盡威勢
永不摩近指鬘謂佛沙門且止佛告
逆賊吾止已來其日久矣但汝未止
時鴦掘摩遥以偈頌曰
寂志語何謂　自云已停跱　斯言何所趣
以我為不止　今佛云何立　謂身行不住
反以我若茲　願說解此義
於是世尊為指鬘頌偈而告之曰
指鬘聽佛住　世尊除君過　汝走無智想

吾定尒不止　吾安住三脫　樂法修梵行
汝獨駈癡想　懷害今未止　大聖無極慧
讚寂於四衢　尋聞所說罪　聽采詠法義
於是指鬘心　即開悟棄劍　稽首自投
于地唯願世尊恕我迷謬興害集指
念欲見道僥賴慈化乞原罪釁垂哀
接濟得使出家受成就戒佛則授之
即為沙門
尒時世尊威神巍巍智慧光明結加
趺坐賢者指鬘翼從左右還至祇樹
給孤獨園指鬘蒙化衆祐所信諸尊
弟子亦共攝持其族姓子下鬚髮者
則被法服以家之信捨家為道具足
究竟無上梵行得六通證生死已斷
稱舉淨德所作已辦解名色本即得
應真
時王波私匿(晋曰和悅)與四部衆象馬
步騎嚴駕出征欲討織逆其身疲
弊而被塵土過詣佛所稽首足下佛
問王曰從何所來身被塵土王白佛
言唯然世尊有大逆賊名鴦掘摩咒
暴懷害斷四徼道手執嚴刃傷煞人
民今故往勒四部之衆欲出討捕是

時指髻在於會中去佛不遠佛告王曰
指髻在此已除鬚髮今為比丘本與
云何王白佛言已志于道無如之何
當盡形壽給其衣食卧起牀坐病瘦
醫藥又問世尊唯然大聖凶害逆人
焉得至道履行寂義乎今為安在佛
告王曰近在斯坐王遥見之心即懷
懼衣毛為竪佛言大王莫恐莫懅今
以仁賢無復逆意王造禮之謂曰賢
者是指髻乎荅曰是也王又問曰仁
姓為何曰奇角氏又問何謂奇角氏
曰父本姓王曰唯奇角子受吾供養
衣食牀卧病瘦醫藥各盡形壽即然
所供王以獲許稽首辭還歎世尊曰
能調諸不調能成諸未成安住垂大
慈無所不開道消伏恚逆使充法會
亦令黎庶建斯調定我國多事意欲
請退佛告便去從志所奉王礼佛足
稽首而歸
尒時賢者指髻處於閑居服五納衣
明旦持鉢入舍衛城普行分衛見有
諸家懷妊女人月滿產難心歸怙之
問指髻曰欲何至趣唯蒙救濟指髻

得供出城食畢淨竟去器獨坐加敬
詣佛稽首白世尊曰我朝晨旦著衣
持鉢入城分衛見有女人臨月欲產產
難恐懼求見救護佛告指鬘汝便速往
謂女人曰如指鬘言至誠不虛從生已
来未嘗煞生審如是者姉當尋生安隱
無恚指鬘白佛我作衆罪不可稱計煞
九十九人一不滿百而發此言豈非
兩舌乎世尊告曰前生異世今生不
同是則至誠不為妄語如斯用時救
彼女尼即奉聖旨往到女所如佛言
曰如我至誠所言不虛從生以来未
曾煞生審如是者當令大姉安隱在
產所言未竟女尋娩軀兒亦獲安
尒時指鬘入舍衛城群小童觀見之
分衛或瓦石擲或以箭射或刀斫剌
或杖捶擊賢者指鬘破頭傷體衣服破
裂還詣佛所稽首足下起於佛前頌曰
我前本為賊 指鬘名普聞 大淵以枯竭
則歸命正覺 斯以成忍辱 逮佛闢化衆
聽經常以時 是故無蹟尋 今已歸命佛
受真諦法戒 逮得三通達 則順諸佛教
昔暴懷凶毒 多傷衆類命 雖古多所危

吾今名無害　身口所犯過　志懷煞害心
其不危他餘　未曾遺諸厄　又復無過去
持其法寂然　應受凶暴名　自調成仁賢
以才一調定　如鉤調諸象　如来成就我
無劍亦无杖　其前為放逸　然後能自制
彼明焰於世　由日出於雲　假使犯衆惡
不斷衆善德　彼明焰於世　由雲消日出
若新學比丘　勤修於佛教　其明焰於世
如月盛滿時　其有犯衆罪　當歸於惡道
不復難諸患　服食無所者　亦不求於生
未曾會德死　唯須待時日　心常志於定
如是鴦掘摩　已得成羅漢　在佛世尊前
口自頌斯偈
佛說如是賢者指鬘及諸比丘衆聞
經歡喜奉行

佛說鴦掘摩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